仁獄類編

仁獄類編卷之十八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從弟懋禮立之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果斷凡一十二則

夫蓄二三之見者滋羣猾之奸持不斷之謀者敗已成之事是故蝮蛇在螫則斷臂弗恤載璧遇蛟則負劒不顧此無他不以私愛留後害小不忍而亂大謀也往冊所載誅姦猾于頃刻決

嫌疑於一言獄無不決之疑法有必行之厲此其人雖未能一一合于中道然于大易不留之義亦庶乎爲近之矣爰彙果斷

孟椒盟臧孫

魯臧孫紇被攻斬鹿門之關以爲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既立臧爲紇乃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臧孫曰無辭將盟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

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按臧紇之罪夫子有要辭矣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以此爲盟臧氏必當心服

烹阿封卽墨

齊威王初卽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

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日趙攻鄄子不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幷烹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終軍詰徐偃

漢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

國鼓鑄鹽鐵還逆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者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武帝詔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二國鼓鑄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

南近瑯琊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田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弁給二郡邪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之奏無從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于名采譽此明聖所必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

誣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命請下御史大夫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

不疑叱收縛

漢始元中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吏收縛

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果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不疑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後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遂召鄉里識知者張宗

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一云姓張名延年

何武斷遺劒

漢沛郡有富家翁年老且病有貲二十餘萬生男纔三歲失母又無親屬有一女適人甚不賢翁恐女爭其財產兒必不全因喚族人爲遺書悉以財產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可以此付之其後女將劒亦不與兒兒詣郡陳訴時何武爲太守得其辭因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此人因女性强梁壻復貪鄙恐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

此財亦必不能全獲名雖付女寔寄之耳夫劒者斷也限年十五智力亦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劒當明州縣得以伸理若凡庸何能用慮宏遠如是哉悉奪取財物以與兒曰敝女惡壻溫飽十年亦已幸矣於是論者悅服

鍾離奪常田

漢鍾離意爲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常弟竝分居各得田十頃竝死歲饑常稍稍以米粟給竝妻子輒追計值作劵復取其田竝兒長大訟

常掾史議曰並孫兒遭饑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訟常非順孫也意獨曰常身爲父遺常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稍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奸路貪利忘義並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家也請奪常田畀並妻子衆議爲允

李昉折隋貲

唐李昉武后時爲肅機時宇文化及子訴訟先蔭昉方食未即判化及子遽曰肅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寃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弑隋主子訴

惰資可乎人服其敏

程迥辯沒貲

宋程迥爲泰任尉訓武郎揚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其妻非正室者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以委迥迥曰大烈死貲產可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母可也

王衣詰范瓊

宋王衣歷大理少卿時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鞫之瓊不服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

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瓆稱死罪衣顧吏曰囚服
矣

婁機斷索價

宋婁機孝宗時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爲塋域幾地
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

李先奪寺田

宋李先爲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田其後
貧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執以
爲盜先詰其由卽斷奪田之半以還之

天爵証血衣

元蘇天爵擢江南行臺御史沅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斧並斮殺之沉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蹟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實其於理

仁獄類編卷之十八終

仁獄類編卷之十九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男　昌祚續輯
甥韓起龍校梓

不私凡八則

夫法不可以狥私私也亦不可以不私私也以狥私私者狥私之心爲私固私也以不私私者狥不私之心爲私亦私也孔子之告葉公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此天理人情之

至雖私也而不害其不私也知此義則皐陶執之固法也舜竊負而逃亦法也法行自近固法也議親議貴議故亦法也要以法行而不傷恩恩全而不害法斯謂仁之至義之盡古聖人制刑之中固如此爾不然而賊恩以明法法則得矣如恩何又不然不忍以法傷恩而輒以身狥法法則得矣如身何此異端刻核之術君子所不道然其志亦可矜也爰彙不私

過殺伏劒死

李離爲晉文公司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邪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劒而死按離之死冀以悟居之愼刑耳惜文公之不終悟也

子文刑族人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聞其令尹之族也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縱父還自刎

石奢相楚昭王道有殺人者相追之廼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

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不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法誅子殺人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其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

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蘇章按故人

東漢蘇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贓私狼籍章始至與飲懽甚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按正其罪州境肅然

苟晞不貸弟

晉荀晞都督青兗諸軍事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爲將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

仁瑀戮兄子

宋馮仁瑀遷瀛州防禦使兄子嘗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誤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

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卒論如律

虞信撲殺子

國朝虞信字尚忱沔陽人永樂中貢入胄監拜監察御史有直聲猶敦尚廉節取予之際一介不苟累官山東觀察使一屬吏餽其子金研受之置之案頭信忽見研詰曰適從何來爾父槖中無長物爾淸白吏子胡爲金其研也亟述所自子跪以情告信怒曰隳我家聲者必癡兒也遂繫付獄吏以其事聞　英宗命付信自治信竟撲殺此子

卷終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男　昌祚續輯
甥韓起龍校梓

徇曲　凡一十三

夫法不可以有徇也徇之重則苛苛則民殘徇之輕則縱縱則民幸殘且幸則民不畏法而畏吏法斯斃矣君陳之篇曰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夫君猶不可徇況他人乎輓近

世昧天齊之義失制中之宜狥權勢以爲上下視喜怒以爲重輕有深文而入之者矣有巧合而出之者矣有徵偵而合之者矣有豫餂而迎之者矣有陽請而奉之者矣有陰諷而阿之者矣官反內貨惟來之不同其于以狥曲則一也呂刑曰今往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罔察于獄之麗若茲所述固所謂罔察于獄之麗而典獄者之所當懲者也爰

彚狥曲

州黎上下手

楚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

溫舒事有勢

漢王溫舒爲人謟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

舞文巧詆下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

張湯察上意

漢張湯爲廷尉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所出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深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杜周善候伺

漢杜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

寬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仲卿深文致

隋趙仲卿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徃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爲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貳伯兩米粟伍千石

子絢狥后旨

唐來子絢武后時擢左臺監察御史語言蚩惡后倚以按獄多狥后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旣誣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謀反巳誅掘夷先墓得遷遊擊將軍俄流死

利貞希奸臣

唐周利貞者亡其系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

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後敬讓以父冤奏曰周利貞希奸臣意枉殺先臣暉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乃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賜死

吉溫附林甫

唐吉溫故酷吏子性陰詭諂附貴宦若子姪事父兄天寶間調萬年尉右相李林甫與李適之張垍有隙適之領兵部而垍兄均爲侍郎林甫客遣吏擿其銓史僞選六十餘人帝命京兆與御史雜治

奚曰情不得使溫佐訊溫分囚廷左右中取二重囚訊後舍楚械榜掠皆呻呼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挺出諸史迎脩其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曰中獄具林甫以爲能溫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林甫久當國權焄天下陰搆大獄除不附己者先引溫居門下椎鍛詔獄

崔器希帝旨

唐崔器性陰刻樂禍安祿山陷京師王官多重爲驅脅二京平器爲三司使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

元庭中露首跣足待鞫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帝曰朕幾爲器所誤後病亟叩頭若謝罪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死

若虛希輔國

唐毛若虛性殘鷙乾元中鳳翔七坊士數剽州縣間殺人尉謝夷甫不勝怒榜殺之士妻訴李輔國輔國請御史孫鎣鞫治獄久不具詔中丞崔伯陽

與三司參訊未決乃使若虛按之虛即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爭甚力貶嶺外於是若虛權焰震朝廷羣臣不得舒息

安石違公議

宋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知州許遵讞之當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司馬光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與故殺

可爲二邪白文彥博以下皆附光議然卒從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

王文承風旨

國朝王文爲都御史承望太監王振風旨時薛瑄爲大理少卿有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巳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文劾瑄得賄故庇死獄詔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廻避文怒奏瑄因不服問理詔挪

於市殺之門人皆奔走瑄神色自若曾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事是日哭於樹下振問何爲泣曰聞今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告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繫錦衣衛獄終不出

殺人以媚人

王宗載萬曆八年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安福御史劉公臺以建言忤宰輔黜宗載承望宰輔欲中臺危法瞰臺與鄉人謝曜有隙客帖吉安府推官陳紳訪報時紳署安福縣印即諷曜誣奏臺

下所司問宗載即將臺揑擬詐賺人財計贓准竊盜論徒罪引故違指稱內外大小衙門官員名頭矜各衙門打點使用名色誆賺財物發邊衛充軍臺父劉震龍奪封擬徒罄臺之家產不足完所誆贓於什一宗載遂於他犯斷追代臺完納臺起解竟死伍所宗載尋改左僉召入京後卒輸死言官論載等殘忍太甚殺人媢人得　旨行撫按勘載等俱伏法遣戍按江西巡撫曹大埜覆題李載會審得劉臺原招以指官誆騙坐擬戍邊查謝曙原奏劾無打點之說奏內條列過贓洗垢吹毛至為纖悉若果有打點一節原奏豈肯

遣之緣所奏事情罪俱不至邊遣故又於奏外誣捏以成其罪耳據陳紳供稱萬曆八年六月間王都御史發下密帖一箇內稱謝曜前年要奏劉御史果有此事否作速訪報又巡按御史陳世寶密帖內稱安福地方事果否速查報據此則造意授指主使排陷宗載實爲禍首特假手於陳紳借名於謝曜耳究有正主罪有元謀天地鬼神昭鑒孔赫載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又按宗載原批劉公誣招云劉臺所犯事情既經各官勘明情亦不枉但奏內毆死劉伯潢逼死劉端淑夫婦係干人命重情未經檢究止據親屬供稱病故恐有買和情弊仰按察司再究明實世寶亦批劉臺情罪既經鞫問明實誠爲不枉但查劉伯潢奏稱被臺毆死浸云病亡且未據檢勘該司再一檢究於此可見載等殺臺初心非止擬成緣劉伯潢之親屬不肯誣認故不得已而以邊遣殺之耳臺後得復官贈廕時論爲之稱快云

卷終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男　昌祚續輯
甥韓起龍校梓

疑誤凡一十八則

夫鄰子取疑于竊鈇鄰父取猜于請築事固有迹然而情不然者況獄情之微曖乎往牒所載情本虛也而証則近實事本枉也而迹則涉真將以爲非也而公聽並觀則疑于是將以爲是

也而市虎蚊雷又疑于非是故有行得而邑灾者矣有魚網而鴻罹者矣有城殃而池及者矣有韓禍而趙嫁者矣諸若此類豈惟典獄者無由致詳即被枉者亦無以自白豈惟當局者爲之眯目即旁觀者亦爲之怵心苟非假以歲月持以從容而徒以疑似之見致天齊之刑其不至于枉民命而害良善者幾希夫五娘之辟莫須之寃固千古之所甚恨也典獄君子誠能鑒往轍之覆而不爲衆言之淆持慎慮之從而不

輕文罔之比其於折疑之義庶矣乎爰彙疑讞

令狐運冤獄

唐令狐運爲東都留守將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于道者杜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抗請不案亞不聽而怒斥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鞫之金笞箠運從者十餘人一人笞死九人不勝掠自誣竟無贓狀亞具以聞請流運于嶺南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

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覆案運獄既竟明運迹非行盜以會捕掠人于家配流歸州武金肆虐作威殺人逼欵配流建州復歲餘餘杭捕得刼轉運絹賊郭郜成成瞿曇等七人及贓絹詔令杜亞與留臺同劾之皆首服然終不原運運死于歸州人士冤之

解囚得挾婦

宋嘉定間有少年曰徐遠巧黠而亡賴聞一家將嫁女借持櫛具去爲女開面即復謀爲婚筵茶酒

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輒不辭而去。約二三惡少共竊女。昏時二少壁後墉外。達復入供事。至入更女獨在室。突入急負之。奔至後垣開門授二少。復閉門入。公出前門而去。乃趨往同挾女去如飛。女羞怕不能呼喚。俄而其家失婦訝惑。一黠奴謂家掌茶酒素亡賴。睥睨新人。殊似有姦態。因兩度不辭而去可疑也。女父母亦言開面事。二家奴婢咸曰。渠本非伎藝人。直造姦耳。因俱入後巷追之。巷甚永而無旁岐。二少見勢迫。棄女而逸。達獨持之。行無

計脫去適道旁有井遂擠女其中衆既追及達就執訊之不伏明旦上于縣始吐實與往檢視果得屍然而男子也達亦自怪逮二少至對同達男姑謂事由父母又逮之及媒人兩家鄰交訊皆無可言官不能决榜召屍屬亦終無認者乃獨繫達少數拷掠竟無狀居歲餘官方引問達適開封某縣解至二囚一男一女達回首見之大駭號叫久昧女所在此真是也鬼邪官召前問之始得其實方女入眢井不死大呼求救而追人得達諠譁擁回

不聞井中聲也將曙有二男子井傍過卽開封人同賈于松而歸聞聲趨視因以甲下井肩女乙以布接出之既出乙視女忽念甲貲厚因而戕之有誰知者顧獨得美婦兼其貲非計邪遂下之石甲斃焉卽所出疑屍也乙問女得故曰若當從我逝矣我開封富家若幸爲我妾而勿道實于我家人不然若爲人女婦而逃逸尚可返復女婦乎女懼從之至乙家甲家來問乙甲耗乙言分手于蘇州女如乙戒而乙婦極悍毒女百端女絕不能當一

日乙出女謀諸鄰嫗嫗言若故無罪特從誘脅來何若忍如是因導之奔訴于官於是逮乙與女解來審驗耳令聞之嘆息回牒正乙誅而論達少如法還婦于先夫云

捕寇得妓首

宋寶慶間臨江蕭某赴臨安往來娼武賽賽家經年所有盡喪娼遂拒之蕭不能給其僕反爲娼家使用蕭大困逼遂歸家將家產盡賣復往臨安就煮餅橋開典舖不復往娼家矣越三年嘗有人持

布衫一領欲典錢五伯者蕭止與三伯其人云上舍在武賽賽家使錢不爭今日却較這二伯錢你帶行人還在武賽賽家你如今却不敢去了蕭感其言追憶前事心不能平夜攜提籠押武賽賽門其僕啓關知是夕無客入見武賽賽叙間闊武方應聲蕭斷其頭以去僕亦遂逃蕭致其頭器中滿浸以油置卧榻下時提一觀之曰武賽賽你如今却識我了明日莫知踪跡兩廂吏議曰但有張四官人常往娼家乞覓不厭武賽賽亦拗性必其人

殺之可尋張四官人觀其辭色縱不是且將去展限遂得張解官付獄推勘張不勝拷掠乃誣服焉稱刀與武賽賽頭棄海中遂絞于市年餘有寇入蕭宅蕭驚捕寇忽巡牌者至寇已逃矣巡牌者見牀下器中乃武賽賽頭也明日捕蕭鞫之具得其情遂伏辜仍斬兩廂吏以償張命獄官亦定罪有差

樊舍首誤殺

宋寶慶間建寧府樊上舍處太學時與左藏庫前

文節級妻往來文罔知也節級嘗飲酒肆審問鄰座有人相語云此間內藏庫前文節級妻可觀樊上舍往來其家三年矣每節級五日一次上宿則上舍必宿其家文聽樊字未明泯其說及當直宿覓人替之至夜三更時歸家急拳門其妻語上舍曰吾與爾往來三年無知者夫今歸無所逃矣遂就牀頭取鬼頭刀授之曰我與爾俱出我開門爾即殺之及開門天黑不辨人上舍揮刀誤中其妻遂逃去文呼報四鄰鄰曰適不聞他人聲且刀從

何來我等何由知之置文于獄遂誣伏明日赴市就刑樊上舍見犯由上寫文節級殺妻事遂出街語文節級云你妻是我殺了奈何更要你償命邪即到官自首免死罪編管本州

鄰婦證僞姦

宋景定閒福建張氏欲嫁女有里中不檢少年聞其茶湯擔有玻瓈盃先一夕詐飾爲婦人隨女伴入欲盜之被執極其拷掠先有鄰婦毎事女沐浴見女僻處有雙痣相聯少年平素詢知之因是赴

官陳云元與女私前後騙取其物若干官追女出對皆無實狀少年指僻處雙痣爲證女愧無辭驗之果然將擬罪鄰婦赴官陳告少年遂伏辜焉

疑獄多寃死

元延祐初祭酒宋本記工獄有曰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家和解之暮醉各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以其醉于讐家而反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

有土塌中空乃啓塌磚剖屍爲四五始容焉復磚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也訟諸警廵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遂自誣伏婦發喪成服修佛事哭盡哀院詰屍處工長誣曰棄壕中責仵作一人索之壕弗得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再期七日又不得再期五日期三日俱不得仵作被笞無巳相謀別殺人以應命暮至水傍一翁騎驢渡橋乃擠墮水中死之從驢去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

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招寃塚上脫笄珥具棺槥之獄遂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日有負驢皮道中者宛然其家所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執訴于邑亦以鞫訊慘酷自誣刼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亦庾死獄中矣歲餘前長奏下縛狴犴衆工隨而譟雖皆憤其寃而不能爲之明工長竟斬之衆工愈哀嘆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乃聚交鈔佰錠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

酬以是物初工婦每修佛事則丐者坌至求供飯有一偷兒亦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兒將盜他人家物時尚蚤既熟婦門乃暗中依其垣屋以待迫鍾時忽醉者跟蹌入工婦家甚怒將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既睡婦微詳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塌下二歲餘矣吾夫尚不知腐盡否今乃又虐我也嘆息飲泣者久之偷兒立于墉外聽記甚悉明日入局中號于衆曰吾已得某工死狀矣速付我鈔衆工遂隨偷兒以往見佯

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詈鄰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遠至土塌扳磚作欲擊之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捉婦送官婦遂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審壕中死人何從來仵作欵伏擠騎驢翁墮水工婦與仵作及所私者磔于市先斷工長死罪官吏皆廢棄終身官以庾死者事若再發則官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之宋子曰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者二人耳乃牽連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殽也木工解仇而被殺仵作逃笞而得死負驢皮而死于桎

梏爲偷兒而購重賞此又轇轕而不可知也悲夫

磕傷伏毆死

元吳人高伯厚云元統間某吏杭東北錄事一日有部民某甲與某乙鬬毆云某甲之母勸解被某乙用木棒就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該檢驗腦骨唇齒皆有重傷某乙招伏繫獄經二載遇赦以非謀殺合宥既得釋放來致謝因言與某甲鬬毆時其母來勸力牽其子之裾手脫仰跌自磕其腦昏絕在地鄰里用剪刀挑母唇齒灌藥不甦乃

死故腦唇有傷實未嘗持棒擊之也某問何爲招伏某乙言倉皇之際唯恐箠楚但欲招承償命弗暇計也鄰里見我已招遂皆不復言㝹吁今之鞫獄者不欲研窮磨究務在廣陳刑具以張施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訴者輒復呵喝震怒略不之恤從而隷吏輩奉承上意拷掠鍛鍊靡所不至其不置人于寃枉者鮮矣閻伯厚之言寧不知懼乎

掃尾得金鐃

元木八剌字西瑛西域人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

小金鐃刺腐肉將入口門外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鐃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終無認詞竟至隕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瓴積垢忽一物落地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鐃也與腐骨二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猫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寃以死哀哉

鬅客負箬籠

袁州萍鄉民張姓者娶嶺南周氏女爲妻周氏歸

寧張遣其弟候之至嶺中妻倦少息弟先抱孩以歸久而妻不至張與其弟同至息處無有也復至周宅亦不見周同壻張復登嶺尋訪則婦死于叢林中且無首矣周紐其弟赴官疑弟欲濫之不從殺之以滅口弟遂誣服宮勅都官索頭與刃都官解頭與刃卽將弟巳處死矣踰年張之鄰人遇婦于建康旅邸相視駭愕少焉同炊鄰告以故婦泣曰冤哉彼時坐嶺上時有一髯客擔箬籠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脅取我衣服與鞋喚出籠中一婦人

衣之斷其頭致籠中推其屍于林内令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到此矣未幾髯客歸二鄰人紐之聞官即承準無詞申刑部取吉髯客處死以款司償其弟命州縣吏各黜籍邑宰郡司理檢覆官皆降罷二鄰人給元告補充身賞妻歸夫家先都官追于官司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申解亦處死

丁四官人事

國朝陝西某氏有婦與小姑春月在圃中作鞦韆戲圃前矮垣外臨官道有美少年走馬墻外駐而

寓目二女瞥見之皆與感慕因問侍婢識此郎否婢令人物色之報云丁四官人也此郎固不知少之自去明日鄰嫗來與二女周旋久之頗言小娘昨見丁四官人乎女以爲得其情頗發赬嫗曰無庸我諱此來正爲丁郎耳郎昨睹芳儀固深傾注二女稍問郎踪跡嫗盛稱其美嫗見小姑有動意入其寢識其戶徑去入夜女滅燭不寐若有所伺宵深忽一郎踰墉而入暗中即闖女房女誰何之小語曰我丁四官人也女默然攜手入就寢未明

而逝祕不睹其面也次夕復至亦在暗中相處荏苒數月一日女以事適外氏且久未返兄嫂遷寢其室亦滅燭而寐即來見扃戸毀窗而入遽登牀捫女得駢首枕上即取所佩刀斷雙首而去詰旦家人入視見之不審何故直以盜聞于官緝捕無狀後至一上官錄之因沉思良久謂翁媼曰若子婦故居此室邪翁媼言故爲女室斯夕偶暫宿耳上官命逮女至訊之即承與丁四官人通逮丁至詗之愕然無答女言前事丁亦惘然曰是月從墻

夘偶駐雖見鞦韆事初無謀念小玩而過其後事
略不知也顧安得繆妄若此官猶以爲詐問識之
乎女言無來輒在暗中初不及旦固不識也官更
沉慮因逮嫗掠之嫗乃不能諱初二女偶語時嫗
伏鄰壁聞之因宛轉以屬其子耳捕子至即具伏
言久與女私甚密是夕見其閉戶疑有他也因襲
之果與男子並寢遂戕之耳不知其非女也於是
各正其辟

邊其揭捕文

開封屠戶胡某婦素不潔胡及舅姑日加詈罵一日出汲不歸胡訴之官適安業坊中有婦人屍在眢井中者官司召胡認之曰吾婦一足無小指此屍足指全非吾婦也婦父母素怨胡氏及索辯而乃抱屍哭曰此吾女也久失愛舅姑是必撻死置井中以逃罪耳時暑月不三二日屍已潰壞權瘞城外胡氏被獄拷遂自誣伏事上刑部國朝之法歲遣使審覆諸路刑獄是歲刑部郎中邊其來開封視成案即知寃濫謂宣慰使安文玉曰是婦不

死安執不肯改其乃令人徧閱各城門所揭諸人捕亡文字內有賈胡逃婢一人情狀與屍狀正同蓋迷其所寓正皆井處也賈胡已他適矣於是使人訪故瘞屍者令求原屍所在以辨眞僞瘞者出曹門涉河東岸指一新塚曰此是也發之乃一男子屍瘞者曰方埋時盛夏河水方漲此輩病涉棄屍水中矣辯男子屍乃以青鬚總髮必江淮新虜訊之果然安雖心知其寃以未得逃婦不肯釋胡氏會開封故吏徐沼州一僕于逆旅中得胡氏婦

問之乃出汲而淫奔于人轉售娼家其事乃白

急捕濫寃丐

宣歙閒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屍道上攜其首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急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有司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遍行搜索會一丐者病臥窖中即斬以應命因亦久厭拷掠遂伏誅後半年強盜始敗于儀眞獄成驗所斬首乃瘞于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於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贓證

可不審謹乎

陳青釋濕履

江西臨江王三郎起瞰江樓以居其妻妻凭欄食果偶核投舟中少年之巾少年舉首意婦人挑已及暮行入其家闃無人聲隨復登舟覺濕其履置籠焙乾是夜王三郎歸見其妻殺死血流盈地且集鄰里視血蹤直至舟中遂執少年付司理推問少年不復自明誣伏焉但不見婦人履及刃有獄吏指近江亭牌子似有物視之履與刃也款成有

吏陳青者疑之請假歸早行江上王之鄰婦問前獄陳答云已將册中少年正刑矣嫗啞然曰冤哉正犯者某獄吏也青密以告司理鞫獄吏得其情少年得釋獄吏處死

于王二公冤

于忠愍謙王殿學文臨刑時以迎立外藩之故文稱寃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辨之時印綬尚寶諸內官聞之檢閱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內官云

嘗記宣德間老嬤嬤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宮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云云是宣廟賓天時老嬤嬤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欲詔及襄王取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 止符今在後宮暖閣中老嬤嬤張太后也於是啓太后求之果得某處蓋以積塵埋沒寸餘矣此老閹老嫗不存則典守之死于寃者亦有之矣其後 英宗悟二人之寃而悔者此也斷大獄者可不慎哉

庖人幾誤死

成化中南郊事竣徹器後亡一金甌有庖人侍其處咸謂其竊之何疑告捕繫獄拷掠不堪竟誣伏索其贓無以爲對迫之謾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覔之不獲然猶繫之將斃焉俄盜以甁係金系罌于市市人疑之執于官乃衛士也云既竊之遽無以藏遂瘞之壇前只捩取系耳官與俱去發地得之乃密比庖人掊處相去數寸而已或前發土微廣則庖人虀粉矣訊獄亦誠難哉

讀書釋羣疑

孝之周守邵武有士人劉惟正女嫁龔貳七月生子默父應祥以爲先孕出婦已三載女舅父金指揮子與繼正有郤遂誣訟于郡謂女孕出繼正繼正默應祥皆諸生廩于庠蒙羞無以自解李心亦疑之偶讀石室秘藏中載有七月生子事出以示諸人於是羣疑盡釋女寃得白

寃死荷花兒

萬曆戊寅周皇親家有喪盜乘宂入殺皇親取財去出門故呼曰周皇親被荷花兒殺死矣邏卒入

覘果見屍一僕爲廚役一婢荷花兒在傍明日以聞于法司言狀如此荷花兒因受虐刑備極楚毒誣服謂巳與某某姦殺主取財爲逃計捕某某不得竟坐罪凌遲六月行刑其時荷花兒哀語劊子曰兒是寃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臠肉可也劊子不聽竟如法肉盡兒猶語曰我必取汝越三日是人坐順城門外麪舖忽大叫曰荷花兒撻我七孔血流死實殺皇親爲市中賣瓜子炒豆無賴細民牙腦瓜等十一人而歸罪婢以緩巳捕故呼語如

此諸賊因叢最淫一瞽婦久之爭姦瞽婦不勝其剔
語洩腦瓜等皆被繫吐實餘贓凶刃皆得罪死時
刑部尚書翁見海及司官皆被劾罷

謀殺潘四獄

潘四文揚者烏程潘仲驂之子也萬曆戊子攜寵
婢春桃及一老僕赴南京坐監舟次姑蘇買妾李
氏復買僕朱廷陳堂及廷之妻金堂之妻瞿供事
同行朱廷者故太倉凌尚書所逐僕也素不良于
行途次欲私春桃而不得春桃亦數以目挑之比

抵京則內外扃嚴盆不可得文揚性刻薄日食人米一溢或出外鑰戶則溢米亦不可得堂等亦俱有怨言文揚每夜宿則金瞿二婢夜輪入直堂乃與廷謀屬二婢通計春桃寘毒菜內文揚食菜不堪嚼吐去乃復謀夜入廷門隙伺文揚酒酣令春桃揉腹春桃以手抉其陰廷與直宿瞿自後絞之項刻斃脇李以刃使不得出聲廷乃負春桃酣寢樓上次早詐言文揚暴疾遣老僕還取資斧僕求書則以煩悶對老僕既去堂等即室內掘地爲塊

將文揚屍其中以土覆之盡掠其資顧輿與諸婦若往某處遊踏者鑰戶以行遂逸去逾月居停者見久出不還聞之城遣弓兵同往啓戶驗焉則穢氣自室中出時老僕適取資斧還官遂縶之令仵作發地得屍老僕見露指號哭曰此四官指也既仵作謬曰似是一女人老僕則又曰必春桃也蓋文揚雖內寬然有小犯輒鞭撻不少貸故老僕遂疑爲春桃之屍驗官信之遂眞以爲文揚撻死春桃挈家遠逸矣乃縶老僕送刑部獄移文遠近搜

捕文揚時文揚季父督河道從兄令溧水官俱遣人緝之無有也乃嚴檄湖州督其父仲駿必獲仲駿曰兒撻殺婢不至死何匿爲疑有變四出人客訪之久之陸平湖長刑部下有司覆屍及發棺則又男子軀也而闕數指驗官駭愕具以聞陸公乃檄四司屬往視埋屍故室取其土篩之得數指骨合焉無幾廷等及春桃李氏亦相次緝獲蓋廷等逸後至江渚廷攜春桃堂攜李氏各詐稱監生歷滿回家賃舟各別堂尋以李氏嫁徽商爲妾春桃

則轉賣爲娼矣廷婦金亦不能過活且與某人爲婦矣數人者或逸金華或匿松江或匿某地某地俱同時而獲異哉然非有潘氏之財力則亦不能設重購以蒐諸人之必得也獄具乃論春桃廷堂瞿氏以殺主金氏以不與謀得末減李氏給潘氏子領歸此事余在銀臺及刑戶部時凡數次審錄春桃等俱無異言且歷歷訴其謀死之狀不少諱而好事者猶倡爲浮言謂前檢爲眞其後檢爲賄至爲之語曰潘都堂錢神廣大移生作死陸尚書佛

法無邊轉女爲男嗟夫人之澆訛一至此哉所織
佁浮薄毎一獄起輒倡爲浮言以搖問官當事者
若不之察信流言以出入人罪其不爲文揚之枉
死者幾希矣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一終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二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男　昌祚續輯
甥韓起龍校梓

欺弊凡十三則

蓋世之欺弊者莫獄吏尚矣工掩覆以爲巧襲
譸張以爲幻僞而出之以誠比而示之以拂本
欲有所私也懼其不吾從而故以公事嘗之人
知彼之從吾之公而不知其陰中吾之私也本

欲有所縱也懼其不吾順而故以重比餂之人知彼之違吾之重而不知其寔入吾之縱也本欲有所出也而以出計售矣俄而欲入之焉則又謂出者之計失也而以左道入之人知彼之從吾之入而不知出入惟吾操縱也本欲有所難也而以難畫中矣俄而欲易之焉則又謂難者之術迂也而以易畫投之人知彼之從吾之易而不知難易惟吾愉喜也鼓雌黃于唇吻之間操弓奪于點畫之內蓋欺以其方卽殺人之

詐子產有所不能知況非子產者乎嗟夫情僞難窮一誠可照彼昏不知者君子固以爲闇而察見淵魚者君子亦謂之不祥吾無爲其闇又無爲其不祥則幾乎全爰槀歟㚘

莊生論楚赦

陶朱公中子殺人囚于楚朱公遣其長男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

矣愼無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用事者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

初爲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爲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

包拯受吏欺

宋包拯知開封有犯杖脊徒罪者吏受財與之約曰今見尹須使我責狀汝但號呼自辨我當與汝寬罪各受杖決既而引責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入大聲呼之曰如何只受脊杖出去拯惡吏招權捽吏杖之特寬囚罪從杖公止知以此折吏勢不知乃爲所賣也

張杓中囚計

宋建康溧陽氏民同日殺人皆繫獄獄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語監者不虞也夕宿

邸舍甲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
適同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
到府第稱寃悉以誘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
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
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杓尚書知府事號稱嚴
明囚旣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某
人殺之者亦甲也張駭異使竟其說曰甲已殺某
人旣逸出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
遂以聞于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

明官閽而吏獻故寃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一縣大驚甲既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

伏氣能不食

宋尚書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時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蓋彼善伏氣以物塞鼻則氣結不通是以自服

尺牘告訐習

宋陳升之知諫院時俗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升之初名旭）

閩人食野葛

宋王臻知福州時閩人欲報讐或先食野葛而後鬬即死遂誣告于官臻問所傷果致命邪吏曰傷不甚也臻以爲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梅妻毀刑具

宋時有王梅者好酒其妻不潔欲圖梅以快所私梅與族叔錯素讐相絕適鄉人社會梅家各醉散入夜梅忽死于碎甕間錯聞往視之亟還妻懼錯或訐發謀于所私者遂誣錯挾讐乘梅醉跌殺之有司逮錯與梅妻訊鞫凡刑加梅妻刑具輒毀加錯不毀有司疑其妻冤盆拷錯不勝遂誣服尋上官讞獄改錯戍邊毎遇雷雨必焚香籲天後梅妻頸生惡瘡以死所私者亦因別姦被重典蓋妻故碎甕擠梅于上刃其頸初謀詭稱醉跌觸甕死適

錯往視遂以其讐誣之則易信且滅所忌也刑具則所私賂吏卒夾棍等鐵異新故繩索異麻草堅朽相懸絕用惑有司云夫情僞曖昧其變千狀姦惡不足異也明愼其可忽邪且天人之際亦嚴矣

增畫得陞薦

宋程史載先君之客耿道夫爲余言其姻張氏淳熙間尉廣之增城有黠盜劉花五者聚黨剽掠官司名捕累載弗獲一日有告在鄰邑之境氏家者民素豪枳關環溪畜大獰警吏莫敢闖其藩張欲

躬捕弓級陳某者奮而前曰是危道不煩親行我得三十人饒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鞫其橐侶凡十餘輩散跡所往咸縶而來贓證具以告縣於法應賞矣先是張以他事忤令盜之至令訊爰書以實言府張以非馬前捕不應令將論報張乃知之祈之椽史咸曰案已具府視縣辭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適知已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絶望又一年秩滿置册如京過韶因謁憲臺坐謁次有它客縱譚一尉事適相類漫告之客曰是不可爲然於

法情理究虐嘗懸購者雖非躬獲亦嘗究詰或循資盍試請一公移儻可用張方慮闕陛薦削不及格聞之大喜遂白之憲憲命以成案錄爲據付之至臨安果以祕笈無舉員當入殘零張良窘偶思有此據以示部胥胥視之色動曰伺我一昔得與同曹議居二日來邀張至酒家劇飲中席謂之曰君欲改秩乎張錯愕不敢謂然胥曰我不與君劇君能信我事且立辦詰所以笑不答遂去明日復至其邸張疑未泮出謀之道夫道夫曰胥好誇詡

志於得錢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郤盍爲質而要其成張歸胥又來則曰君不深信我我請毋持錢去事成乃見歸許諾索緡二千酬酢竟日以千緡成約張貸其半千道夫同織識于伯東周氏兩月不復來頗以爲妄相與深咎輕信徒取惕日忽夜三鼓有叩門者乃胥焉喜見眉睫曰幸不辱命文書銜袖取視之則名登于進卷矣張大駭且質之左銓良是三代爵里皆無譌又扣之省闈亦然以爲自天而下然終莫測其由也欣然畀

謝貲又厚以饋而問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説事何庸知我既而班見如彝得宰福之宋福去亦自閟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爲侍左郎道夫在館因密訪其事蓋胥初得憲司據見所書功閥皆曰增城尉司弓級陳某獲若干盜因不告人夜致之家于毋司字增其左畫曰同則如格矣筆勢穠纖無少異同列不之覺徵案故府胥亦隨而增之但時矯它曹貧緣之命促其行委曲遮護徒以欲速告迄不下元處而賞遂行刻木輩舞文顧掛謝乃其

常蓋未有若此此者以此知四選蠧積貨蓋不可勝算
司衡綜者可不謹哉

臨安我來也

宋趙師羼尹臨安時有黠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
壁曰我來也嚴捕久不獲而我來也之名喧傳都
邑一日所屬捕至一賊云即是我來也勘鞫不成
且無贓證其人久淹獄底謂獄卒曰我固嘗爲盜
却非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稍疎刑具
有白[illegible]拾藏保叔塔上可往取之卒疑其紿巳

賊曰無疑但往寺作少緣事托點塔燈盤桓其上便可覓矣卒始試往果得金大喜入獄以酒肉犒賊賊數日又曰有酒器一甕寘侍郎橋下若令家人以藍盛衣洗橋畔取甕置藍覆以衣可得也卒又試往所得愈多復以酒肉相犒卒雖喜得財而未測賊意一夜賊謂卒曰欲暫出四更當復來決不爾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不負你設負你不來則我所遺足爲爾失囚配罪之費有餘矣苟不從後生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縱之去坐以俟之

憂念間聞簷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桎梏之甫旦張循王府告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也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勘鞫不成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二衣囊擲戶內而去卒驚取視皆黃白物也乃悟其夜賊盜張府之物以為賂耳賊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奸也

乳頭煉指術

國朝南京城外僻地有婦人探親獨行一髡逢尾

之至逈寂處追而調之始以好語不從繼以財賄又不從繼以威脇援刃摵之懼而從焉旣復謂婦我欲看爾雙乳卽推仆篁茆中踞坐其體取囊間利刃割取兩乳頭裹藏而去婦痛絕而蘇適兵馬廵邏過之見婦仰卧道側口不能言但指胸臆間又指賊去路官知其故亟令追之不遠獲焉乃以抵罪扣其割乳乃將爲煉指之用葢剜乳頭之皮包于指上復以藥粘牢燒之內肉了無與也凡燃指煉燈刺血之類葢皆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鞫

之一知

土官掩飾計

黃竑思明府土官景泰間以功屢陞廣西都指揮乃謀奪其嫡兄知府黃堈祖職咨遣刺客殺堈等一家次日佯爲聞變也者往赴屍所痛哭而又故爲捕盜狀以自掩飾未久事覺廣西撫按按治之當死竑計無可免度 上欲易故太子未有其端於是詣闕上疏言父有天下傳諸子古今通義陛下紹大統數年于玆而青宮震器猶然未正非所

以崇大本定大計此在遠夷尚且日夜冀儲位早端而況中國臣民乎願幸留意　上久萌此念憚公議未發覽玹疏大喜遂命中官持示內閣仍賜內閣陳循等各金五十兩銀一伯兩以緘其口遂定議易　英廟所立故太子而自立其子爲太子舉朝陞賞無數尚書王直嘆曰嗟嗟此何等事乃出西南夷罪纍曰其如辱宗廟何玹會赦復職尋陞都督後　英廟復辟玹仰藥死剖棺鞭屍其子政等皆伏誅

賊販苦腦子

杜宏字淵之河南臨潁人弘治庚戌進士爲阜城令時北方常有羣盜共謀殺人以誣人求賄謂之販苦腦子又曰打清水網宏廉知其事會有數商人來邑中與人交易而鬪明日其徒一人死逆旅中宏遣坊甲追捕項之一人至庭韋二駿馬鞍勒皆飾以銀出符以示宏指符中姓名曰張鑑即我張慶即今死者吾弟也我張都御史從子嚳醝淮上索逋直來此昨令吾弟出外以黃金易錢與人

鬬而死耳宏使人撿其槖有新衣數事詰其餘貲安在曰吾所挾銀途中遇盜劫去矣宏笑曰爾詐也銀且被刼安得黃金獨存又餘美衣駿馬邪其人詞窮色動欲逸宏乃縶其馬封其槖使卒守之適景州逸他盜邏者獲一人自言我商也有同侶在阜城與人鬬而死我避官府來此耳州吏移文至阜城驗之宏得之甚喜乃移景州幷逮其人至嚴刑訊之盜皆具伏曰某實殺人求賄者于某地殺某于某地又殺某計凡殺九人今之死者非吾弟

也乃途中行丐者吾衣食之令飼馬復令其與人交易而鬭乃殺之耳宏猶恐有遺情復再三訊之中一人楊傑始吐實曰初與交易者鬭乃傑也非死者也傑五人于此夜殺飼馬者傑恐鬭者識我即逃往景州耳宏乃具白巡撫大臣下屬郡覆盜所陳往事皆符合遂聞于上內批爲首者凌遲處死爲從者斬梟首示衆仍著爲令遠近稱快焉

銓曹吏舞文

枝山野記有進士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

欲俾近侍問其貫籍林以鄉音對　上嫌之乃擬爲某部官林退數步復召回曰蠻子也沒福郎改爲山東某州知州凡二任會有朝旨有司繁劇地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以下皆保奏林知州係繁劇林當準勑時程襄毅公信謂林曰公必與驗典然亦應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爲爾程曰官不須爾當承胥輩一語無傷林亦不從一日倚部門吏出揖曰公某州使君乎林曰然吏曰公在陞格可賀矣林曰然吏曰某當承效殷勤公少顧之乎林

曰否吏白冊三秝曰吾有銀五錢爲日費姑以饋
爾吏欲十兩林不荅去吏明日抱文書曰所司言
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與時連坐官曰奈何吏曰
當更行下軍衞具保結狀亦可林知之窘矣問之
吏吏曰公亦問我乎今欲集事反手耳第予我金
然當倍之林予之十金吏曰公高枕旅邸以伺新
命候有帖子召公當來趣二日果然蓋吏又白公
移文往返應得半歲期恐違朝廷一時恩典官曰
奈何吏曰今當州有操兵數伯在京或令具其一結

狀則事可速白兼獲其事實官曰然吏卽行牒移
軍具狀如式林遂得如格舜文輩入賂市權如此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二終